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文淵閣《四庫全書》「不全」說——失而復得、遺珠無憾

■ 曾紀剛

在本刊第 462 期〈文淵閣《四庫全書》「不全」說——續補、空函與遺失〉專文中，我們先從纂修歷程和傳藏脈絡，初步理解文淵閣《四庫全書》之所以無法真正稱為「全」書的原因，包括：乾隆時期並未完成所有書籍的纂辦、鈔繕等程序，直到嘉慶九年（1804）春，文淵閣書才全數續補「完工」；而唯有一部《日講詩經解義》，原已預留二個木函，卻苦無成書可補，造就這套舉世最大叢書永遠的空缺；伴隨著時間與物事的更迭遷變，文淵閣《四庫全書》終究難逃遺失的命運，民國初期先後查出有九種書籍未見於原來存貯的架榻或函匣，遂就近取用文淵閣本重新謄錄補足。本文將接著追索這些遺失書籍後續的離奇際遇，以及目前別藏海外的文淵閣《四庫全書》零星書冊，探究他們是在怎樣的情況下離開文淵閣？乾隆朝原閣本和民國初期補繕本存在哪些異同之趣？時至今日，面對「全書」的「不全」，我們還能投以怎樣的關注和期待？

失而復得

歷史每每在人們不留神的時候，讓記憶顯得斑駁，卻也偶爾閃現某種意外與巧合交織出的驚喜。「宣統十二年」歲末（民國十年初，1921），「小朝廷」內務府所管轄的文淵閣執事人員，竟然找回了幾年前盤點閣書時查出「經部」「四書類」中《四書大全》所遺失的全部書冊！

只不過，原本收存這六冊文淵閣書的經部第 814 函，早先已如數盛入根據文溯閣本重新補繕裝潢的本子，該如何安頓失而復得的閣書原鈔本？尋思再三，實難擅作主張，經呈報掌管閣事的大學士，才奉諭將找回的乾隆朝原鈔本放進閒置既久也無書可貯的經部第 327 函——原為《日講詩經解義》預留的空函裡面，並於首冊內夾附一紙摺片，簡略說明歸置書冊之梗概。記曰：

經部第十七架、八百十四函，《四書大全》一函，計六本，前於宣統五年十一月查出所失。於九年十二月，業經堂派補繕書籍人員繕寫新書六本，用寶、歸函訖。又於十二年十二月間，經本閣將原書六本找回，呈回中堂，隨奉諭著存儲本閣現存第七架、三百二十七函《日講詩經解義》（有目無書）函內，特記。

宣統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圖 1）

藉由這份專屬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的獨特史料，可知原來在民國二年（「宣統五年」，1913）底「古物陳列所」成立之前，「小朝廷」內務府便已查出《四書大全》有一函缺書六冊；三年多後按照閣中陳設之《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進行全面清查，才連同其他遺失書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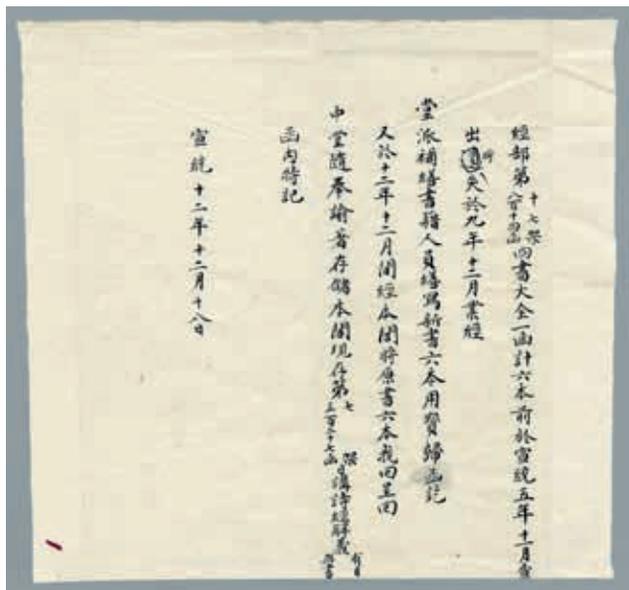


圖1 文淵閣原本《四書大全》夾附摺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04714

新補繕，翌年初鈔畢歸架；直到民國十年元月二十六日（「宣統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再將尋獲的原閣書別自存貯於經部留空書函。這般處置下來，似也得宜；然而，經辦者卻始終未曾言明：究竟是在文淵閣內，抑或宮中何處，又是在何種情況之下，發現了這六冊點檢未現的書？

這六冊重返《四庫全書》楠木架榻，卻無緣歸置原裝函匣，只得棲身空函的《四書大全》，內容包括：《論語集註大全》六卷、《孟子集註大全》四卷，意外成為整座文淵閣「全書」中內容重複、新舊並陳的唯一個案。正因如此，我們才有機會藉以較觀、辨察原閣本與補繕本的若干區別：其一，裝潢製作材質，補繕本所用棉紙，較原閣本之金線（涇縣）榜紙更見潔白；象徵經部典籍的綠色包背絹面，色澤略呈灰綠色，不若原閣本來得鮮麗悅目。其二，封面書籤題名，補繕本作「論語（孟子）集註大全」，與卷端題名一致；原閣本則為了凸顯其



圖2 明 胡廣等奉敕纂《論語集註大全》、《孟子集註大全》
右：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04714~004719
左：清宣統九年補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01852~001857

從屬於《四書大全》的總名而改作「四書大全論語（孟子）集註」，便與卷端題名不同。其三，書冊鈐印特徵，原閣本每冊首、尾分別鈐蓋「文淵閣寶」朱璽與「乾隆御覽之寶」方印，補繕本則只在首頁蓋上「文淵閣寶」，末頁並未再鈐「乾隆御覽之寶」；唯補繕本鈐印朱色濃重明豔，遠遜於原閣本溫雅盈潤的質感，拓工亦殊欠謹嚴，致令印色頗不勻整，確實難以重現

或延續乾隆朝盛世修書的規格氣象。（圖2）其四，書冊銜名黏籤，原閣本每冊前副頁貼有乾隆五十二年（1787）重校閣書人員銜名黃籤，¹後副頁則是條列該冊謄錄、繪圖、校對者名錄；補繕本依據文溯閣書重鈔，這兩個部分自然必須按照底本樣式，錄下當年辦理文溯閣《四庫全書》的謄錄、校對人員，覆勘官員銜名黃籤也是比照文溯閣本重新過錄黏貼，與文淵閣本



圖3 明 胡廣等奉敕纂 《孟子集註大全·孟子集註序說》
右：清宣統九年補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01855
左：清乾隆年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04718

均未見有重複者。

倘若稍加比對《孟子集註大全》卷首〈序說〉原閣書和補繕本的繕錄體例，還可以察覺一處有趣的差異。文淵閣原閣書在鈔寫這篇〈序說〉時，僅區分單行大字與雙行小字兩種格式，一眼望去，容易誤認凡大字即〈序說〉正文，小字乃註解，但愈讀愈感文句不暢；補繕本則是在正文大字之下，以略小一號的字體或較纖細的筆畫表示其為朱熹（1130-1200）所註，再次一層的雙行小字才是儒臣所輯諸家疏解，顯得條理明晰，頗便於識讀（圖3），也更貼近〈四書集註大全凡例〉第一條起首所述：

四書大書，朱子集註、諸家之說，分行小書。凡《集成》、《輯釋》所取諸儒之說，有相發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²

不禁令人好奇：補繕本是否相對審慎也較合理地保留住文淵閣本〈孟子集註序說〉的謄寫面貌？儘管單就〈序說〉首頁字行樣式來看，文淵閣本與明代前期內府刻印的《孟子集註大全》並無顯著差異（圖4），然而，文淵閣本是否反較文淵



圖4 明 胡廣等奉敕纂 《孟子集註大全·孟子集註序說》 明內府刊五經四書大全之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12962~012969

閣本更能忠實揣摩《四書大全》的文本結構與編纂體例？這些猜疑遐想，猶待日後有緣親睹現藏於中國甘肅省圖書館的文溯閣原書或影印本，方能細作比勘。

學者每每指謫《四庫全書》恣意刪削、竄亂古書內容規制，多非研究傳世典籍之善本，即以此小小片段觀之，或許不應一概貶斥，而是要從個案著眼、著手，綜合察考其版本系統與內容異同，方能作出公允的整體評判。

各安其位

「宣統五年」清查發現文淵閣「全書」經部第七架814函短少的《四書大全》原本，與「宣統九年」（民國六年，1917）按照文溯閣本重鈔補繕者，同樣是十卷、六本，實際內容卻不能完全吻合。文淵閣原書六冊分別為：《論語集註大全》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至十七、卷十八至二十，《孟子集註大全》卷一至二、卷三。補繕本六冊則是：《論語集註大全》卷十五、卷十六至十七、卷十八至二十，《孟子集註大全》卷一、卷二、卷三至四。換言之，補繕本還是缺了《論語集註大全》卷十四，而與文淵閣原書重複了《孟子集註大全》的卷四。

嘗試推想造成此一錯漏的原因，可能在於文溯閣書與文淵閣書每冊裝訂卷數微有出入，遂令每函裝入書冊的卷次未必皆能一一對應；領命重鈔的人員逕行提取文溯閣「全書」814函所盛六冊便照樣補繕、裝潢歸架，事前、事後皆未再度確認鈔補書冊的起訖卷次是否可與文淵閣813、815函前後連貫。姑且不論「小朝廷」內務府辦事思維有失嚴謹周備，文淵、文溯二閣書冊裝訂卷次（數）互見參差，恐怕也是出人意料之外，除非一一檢覈登錄、詳加比對，還真不知道有多少類似情形分布在哪些部類的

何種書籍中？

儘管彼時找回遺失書籍後，係「奉諭」將這六冊文淵閣原書儲於《日講詩經解義》留空書函內，不再改動補繕本的庋藏位置，也具體記述閣書失而復得以及別貯空函的大致經過，確實已經成為文淵閣《四庫全書》傳藏歷史的曲折環節，似乎不應率加更易。然而，就書論書，補繕本與文淵閣原書卷次不盡相合，前後不能連屬，倘若堅持要讓補繕書冊佔據原本書函，頗有「得位不正」之感，檢書校讀，亦生牴牾；另一方面，原來存放在這個木函中的原鈔書冊遺失後有幸完整尋獲，卻要委身於間隔十座書架外的空木函，更顯不倫。

如今，國立故宮博物院古籍庫房中所典藏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在民國九十七（2008）年展開遷臺後第三次文物總盤點前，已再度調換了《四書大全》原閣書與補繕本的位置，讓原閣書回歸原架、原函，補繕本則連同摺片移入《日講詩經解義》空函存貯，無非是希望恢復閣書自身之條理，循名責實，各安其位。唯願將來接續典守檢查文淵閣「全書」者，不僅善於考究歷史學術內涵、釐辨文物傳藏掌故，也能體會前人此一舉措的心意。

天涯遺珠

繼偶然尋回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四書大全》中遺失的《論語集註大全》與《孟子集註大全》書冊後沒多久，民國十三年（1924）十一月五日，末代皇帝溥儀（1906-1967）正式遷出紫禁城，政府隨即組織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針對清宮皇室遺存物品進行全面清查，並陸續印行《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以昭公信，可說是故宮文物第一次系統性編號、計數、列名、造冊的盤點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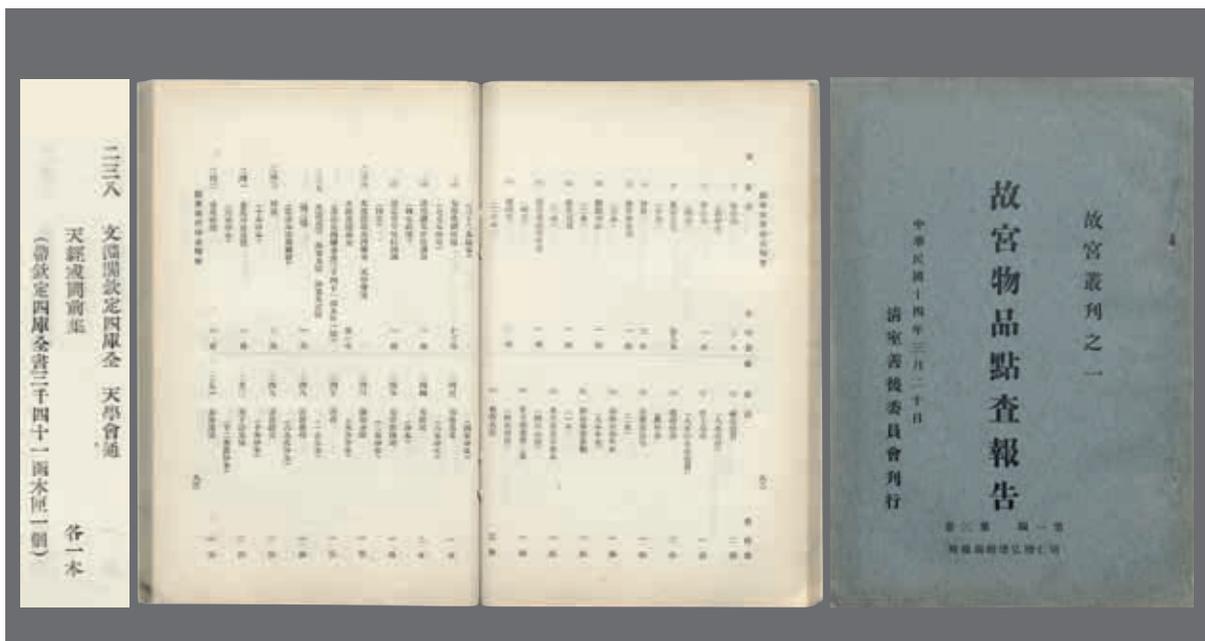


圖5 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一編 第三冊 昭仁殿 民國十四年排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善000188

民國十四年（1925）二月十三日至三月三日，清查乾清宮東側昭仁殿內書籍、物品期間，工作人員竟然在殿內西南亂堆書架上，檢得一個完整的《四庫全書》楸木書函，函中尚存有書二冊：遂按各殿閣所屬千字文標號，編為「日」字第二三八號，且在《點查報告》中記曰：

文淵閣欽定四庫全 天學會通
 天經或問前集 各一本
 （帶欽定四庫全書三千四十一函木匣一個）³
 （圖5）

在此之前，一份宣統年間鈔錄的《昭仁殿書目錄》，亦登載著殿內「明間木炕上」置有「欽定四庫全書 一匣二本不全」。⁴這正是《清查四庫全書架榻函卷考》所記遺失的九種書籍之二！那麼，這一函書又是何時、在怎樣的情況下，離開文淵閣的呢？

全程參與故宮物品點查工作且後來擔任故

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的史學宗師陳垣（1880-1971），其次子陳仲益（1904-1970）曾發表〈文淵閣四庫全書缺本發見續記〉，提供些許零星而重要的線索：

聞近日委員會在造辦處銅器作破屋中，檢得《文淵閣交傳書籍檔》殘本一，為光緒十二年立。檔中專記文淵閣書之取出，及收回時日。其開始第一條云：「光緒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懋勤殿片傳子部第七架《天學會通》一匣，計書五本。」遍查後葉，並未見載有「某日交回」字樣，於是益知前此所謂遺失之書，或即當時提取後，散度宮內，管事人不察，竟認為失去，未可知也。⁵

由此可知，原本典藏在紫禁城外朝東路文淵閣大樓（上層）的《四庫全書》子部第七架3,041函，自光緒九年（1883）奉示交傳至內廷中路

乾清宮西廡懋勤殿之後，就再也沒有歸還、放回文淵閣書架上。歷經數十年時局遞嬗、物事變遷，原本函匣內裝盛的三種書籍共五冊（《天經或問前集》四卷三冊、《天步真原》全一卷一冊、《天學會通》全一卷一冊），也頗有佚失，不知後來又被調往何處？僅存《天經或問前集》與《天學會通》各一冊，連同楸木書函，輾轉移貯、留置在乾清宮東側的昭仁殿，與「天祿琳琅」特藏善本以及後來陸續增添的各類新舊圖籍檔冊共存一室；而文淵閣中「子部」第七架第六櫥，則在「宣統九年」補上了按照文淵閣本重鈔的書冊與重新製作的函匣。（圖6）迄至故宮文物南遷之際，昭仁殿內的這二冊文淵閣書也無緣和其他古籍善本一併裝箱運出紫禁城，終究成了文淵閣「全書」遺落在天涯海

隅的至親手足。幸運的是，這二冊《天經或問前集》與《天學會通》，以及第3,041函楸木匣，至今仍完好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以下簡稱「北京故宮」），亦曾收入該院選編的《故宮珍本叢刊》影印出版。⁶

然而，同貯於子部3,041函木匣中的另外三冊書，或許在「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文物之前，便已流出宮外，轉徙淪落，如今安在？答案有一部分是令人欣慰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原鈔本《天經或問前集》一冊（卷一至二，圖7），以及《天步真原》一冊（全一卷，圖8），現藏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中國國圖」）。⁷拜網路時代數位科技所賜，如今我們猶能訪察其蹤跡身影，甚至得以將相隔千里的文淵閣原閣本與根據文淵閣本重鈔之補繕本並



圖6 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子部 第3,041函 清宣統九年內務府重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7631~0176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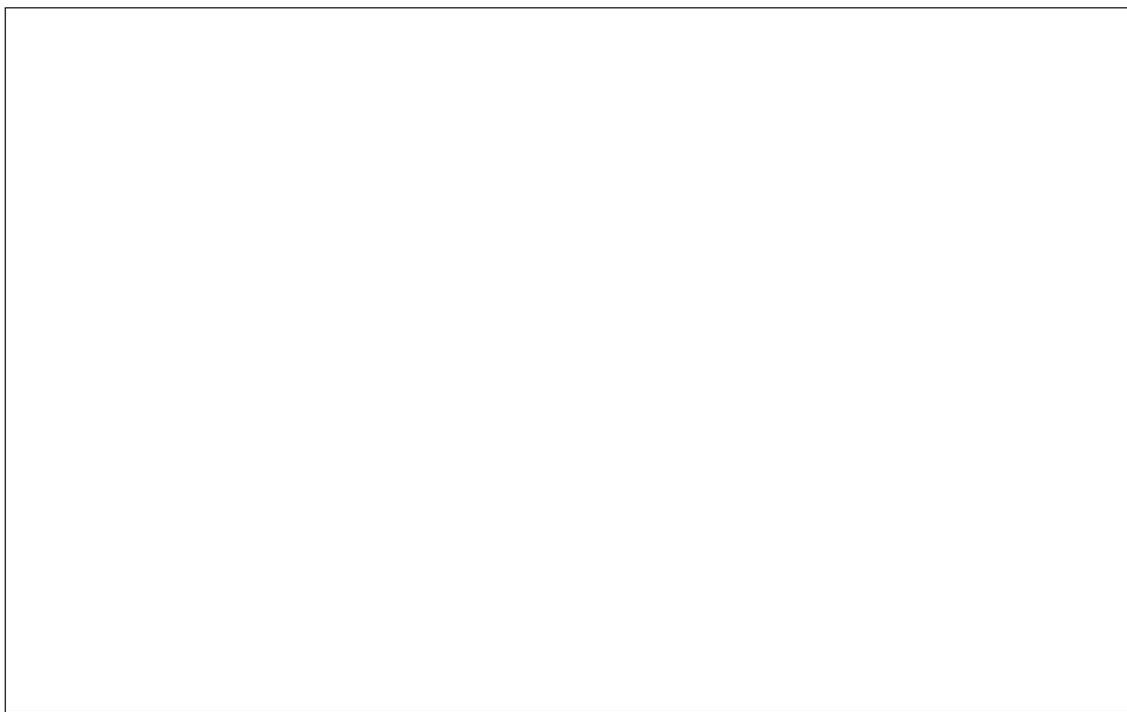


圖7 清 游藝撰 《天經或問前集》 清乾隆內府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善本書號：12958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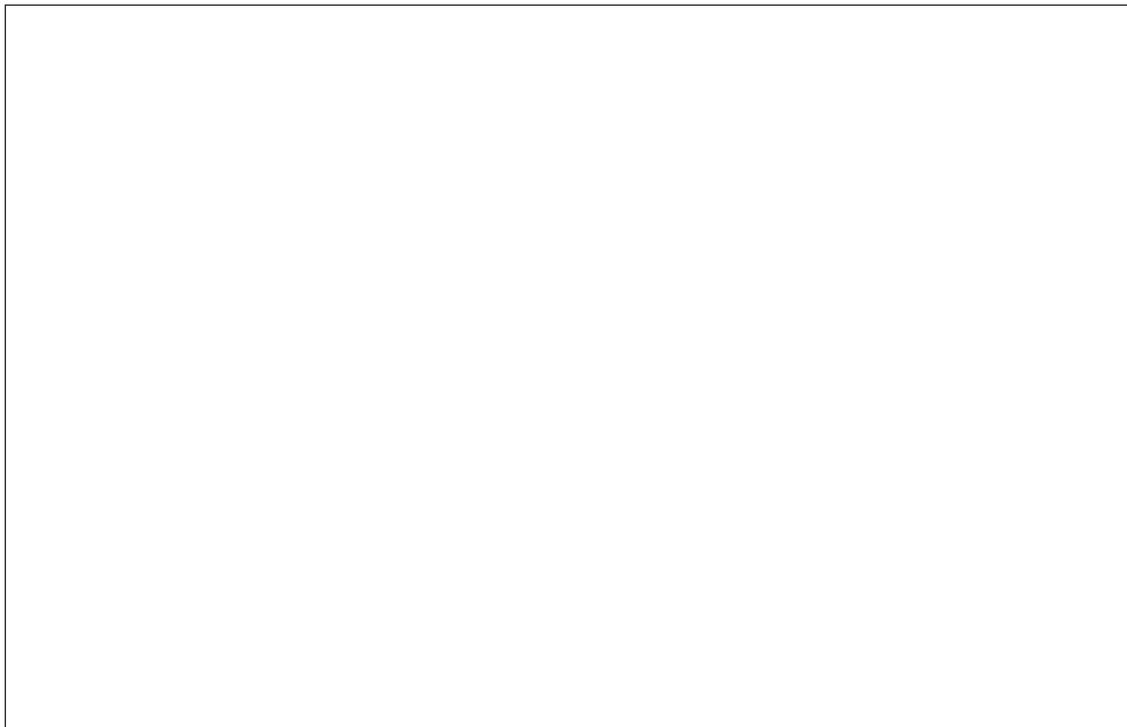


圖8 清 薛鳳祚撰 《天步真原》 清乾隆內府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善本書號：12959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圖9 清 游藝撰 《天經或問》 清宣統九年補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7631~0176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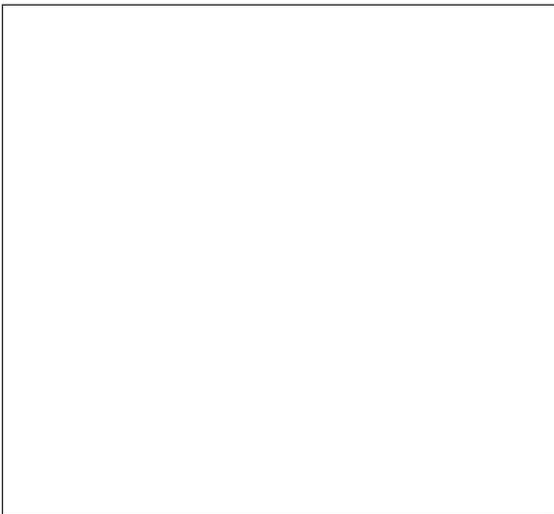


圖10 清 游藝撰 《天經或問前集》 清乾隆內府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善本書號：12958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圖11 清 游藝撰 《天經或問前集》 卷前有該卷目次 清乾隆內府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善本書號：12958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陳較觀，略加比對，一則見其同中之異，再則也為我們認識進而研究文淵閣《四庫全書》增添幾許新的文獻素材與討論空間。

觀同辨異

《天經或問前集》，中國國圖藏文淵閣原本存卷一至二，北京故宮藏本存卷四。取與本院典藏「文淵閣本」（實則據文溯閣本之重鈔

本，圖9）略一比對，除了鈐印特徵、繕校名錄（圖10）、覆勘黃簽這三個地方，各自保留著原閣本與補繕本、文淵閣本與文溯閣本的規制面貌，另有幾處不同：首先，原閣本卷前有該卷目次（圖11），補繕本則未見，不知是否為補繕本或文溯閣原書刻意省略不鈔？其次，中國國圖本首卷卷端第一行頂格題「欽定四庫全書」，隔行低一格題「天經或問前集卷一」，



圖12 清 游藝撰 《天經或問前集》 首卷卷端
 左：清乾隆內府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善本書號：12958（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右：清宣統九年補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7631

下空五格題「建寧游藝撰」；北京故宮本卷四卷端則在第三行低二格題標目「分野」。本院所藏補繕本首卷卷端第一行與原閣本相同，隔行低一格題「天經或問卷一」，⁸第三行低十四格題「閩中游藝撰」，卷四卷端第四行低二格題標目「分野」。正文內容，原閣本與補繕本無甚差異，若干文字原閣本誤而補繕本不誤，可相互校正。比較明顯的區別在於：原閣本卷一首頁即是「昊天一氣渾淪變化圖」暨圖說；補繕本首頁空白，僅鈐「文淵閣寶」朱璽，自次頁起始繪圖並謄錄正文。（圖12）此外，卷一有22幅圖解說天文學相關知識，原閣本與補繕本在少數繪製細節和圖文配置上，出現些許不同。（圖13）簡括言之，補繕本或許更忠於傳達文溯閣本的樣貌，而文溯、文淵二閣《四庫全書》也確實存在許多謄錄體例或實際內容的異同，值得深入比勘，進而追索並思考：各

閣「全書」在纂辦時，同一部書所根據的版本內容或未盡一致，繕寫謄錄以及後來依樣重鈔的加工重製，是否也為古籍文本、撰述體例帶入些許新的元素或變數？而這些細微的改異，可以單純視為文獻傳鈔過程中無可避免的彈性選擇？還是有可能牽動著對於學術文化的傳續和解讀？

這部《天經或問》的原閣本與補繕本——或者說文淵閣本與文溯閣本最引人注目的，乃是二者書前提要文字頗有異同。前者文末署記「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後者則是「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文淵閣書前提要和乾隆朝最終刪定刊行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圖14）完全一致，取與文溯閣書前提要對讀，則詳略互見。例如：文溯閣書前提要在援引班固（32-92）《漢書》〈律曆志〉關於治曆者的選任條件後，⁹接著用「正以專門習于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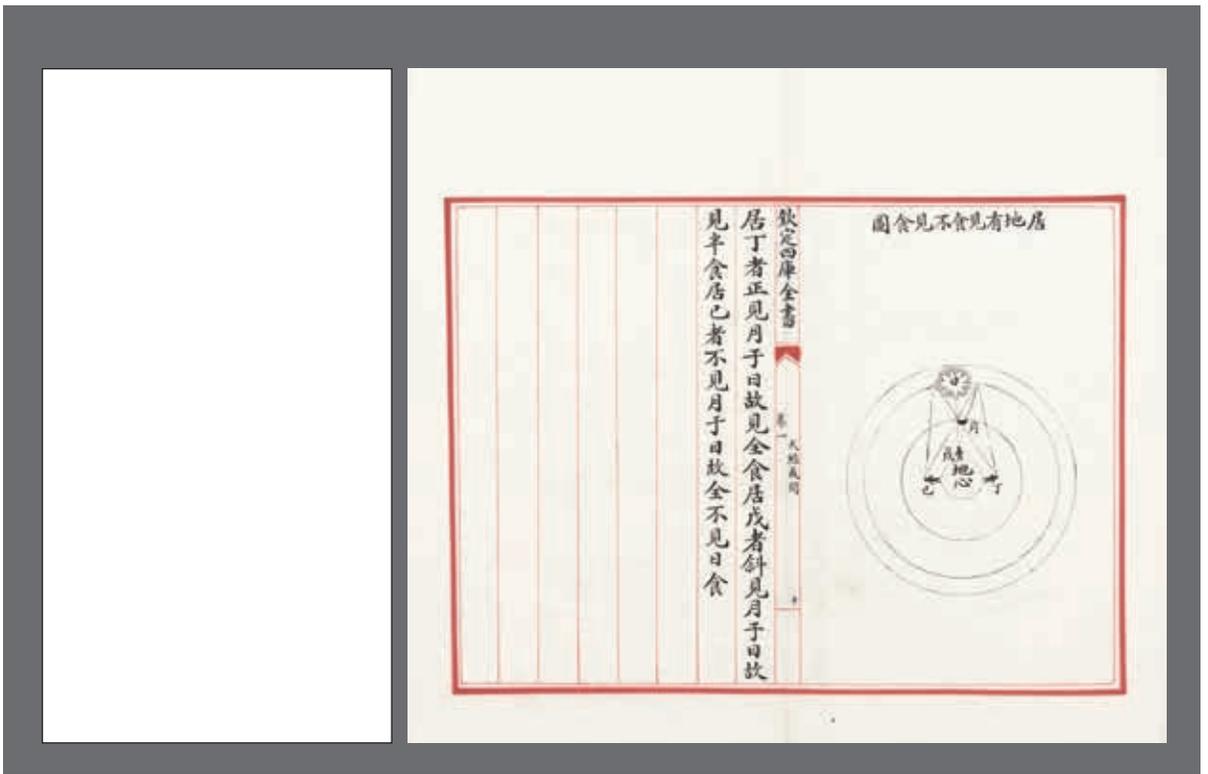


圖13 清 游藝撰《天經或問前集》卷1「居地有見食不見食圖」（卷前目次題作「食有見不見圖」）
左：清乾隆內府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善本書號：12958（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右：清宣統九年補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7631

法，明于古義，精算得其確數」呼應其觀點，而文淵閣書前提要僅以「正以儒者明於古義」一句簡括之；其下文溯閣書前提要指出「非欲高談雄辯，徒究其精微幽妙之理而已」，文淵閣書前提要則改作「非欲其說太極論陰陽也」，更直接表露四庫館臣對於宋儒學說乃至理學流風的批判態度。又如：在文淵閣書前提要「《授時曆》密于前代」「則有宋諸儒言天鑿鑿」二句之間，文淵閣書前提要增入「正以多方實測，立法步算得之。使但坐談造化，即七政可齊」一段，愈發凸顯實證精神與形上思辨對於十八世紀齊聚四庫館的知識菁英而言，的確是壁壘分明的治學路數與價值信仰。此外，文淵閣書前提要對比文溯閣書前提要多出的 127 字夾行

小字案語（圖 15），乃明末崇禎年間（1628-1644）皇帝欲借新（西）法理論體系（著重知識理性和科學方法）改訂《大統曆》，然禮部官員仍舊謹守「曆本」（強調敬天授民的儒家文化功能）的奏疏內容，不啻令館臣直言「尤屬遁詞」的抨擊更形強烈，也讓讀者充分體認官方鮮明的學術立場。

《天步真原》，文淵、文溯二閣書在四庫館纂辦階段，校對官與總校官皆是欽天監靈臺郎陳際新與翰林院編修王燕緒，僅謄錄人員不同；文淵閣本為監生朱惠玠（圖 16），文溯閣本為監生曲寶。書前提要二閣本完全相同，校上時間則文溯閣書同樣較文淵閣書晚整整一年。進一步檢視文淵閣原鈔本和按照文溯閣本謄錄的

補繕本，還可以發現：儘管全卷內容大抵一致，但彼此調配行格（每一行所寫字數）的方式略有出入（圖 17），導致補繕本較原閣本縮減九行鈔寫篇幅；再者即是若干異體字如算 / 筭、總 / 摠、於 / 于、並 / 并等，尚且無礙於文義。



圖 14 清 紀昀等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106 子部 天文算法類推步之屬 《天經或問前集》提要 清乾隆六十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37952

唯有兩處，補繕本明顯鈔錯，原閣本則不誤。¹⁰ 倘若有機會再以文溯閣原本比對，當可確知補繕本是否如實複製文溯閣本面貌，就連錯漏文字也一併照錄？而文淵閣本在某些細節上相對貼近薛鳳祚（1600-1680）譯作內容，更具救正之功。

至於《天學會通》一書，除了謄錄校對人員以及書前提要署記之校上年月略有出入外，其餘內容大抵無異。（圖 18）數年前，北京故宮同仁曾撰文考察該館現藏《天經或問前集》與《天學會通》這二冊文淵閣《四庫全書》遺存本，認為本院典藏「文淵閣本」《天經或問》係北京故宮存本的修改本，也是重新繕寫的「最後定本」，故而題名、著者里籍、卷前目次皆有所不同；《天學會通》則屬早先繕寫的「重複本」，「繕寫完後直接放置在昭仁殿」，並未貯入文淵閣，「因此文物南遷裝箱時此書沒有被裝入箱中」。¹¹ 綜合本文列述若干史料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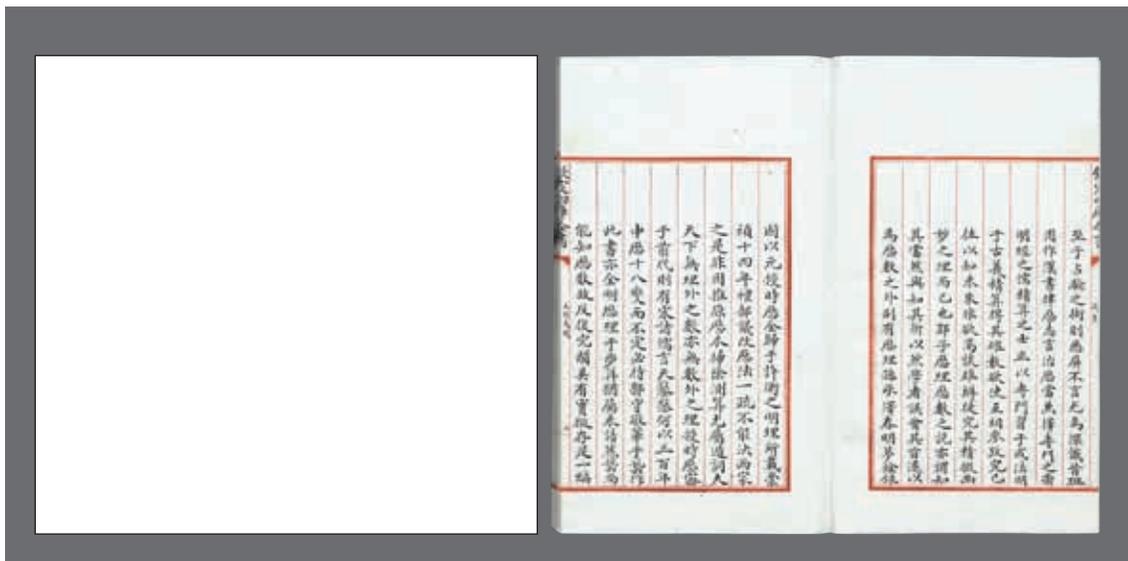


圖 15 清 游藝撰 《天經或問前集》 書前提要

左：清乾隆內府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善本書號：12958（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右：清宣統九年補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76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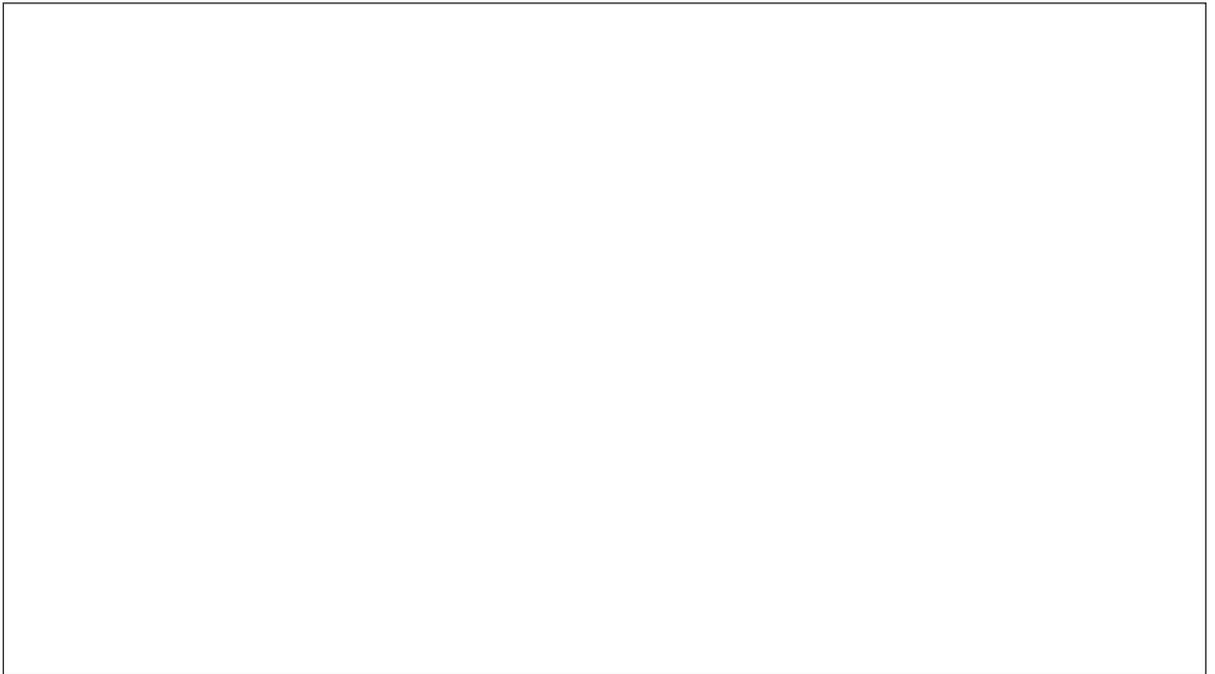


圖16 清 薛鳳祚撰 《天步真原》 清乾隆內府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善本書號：12959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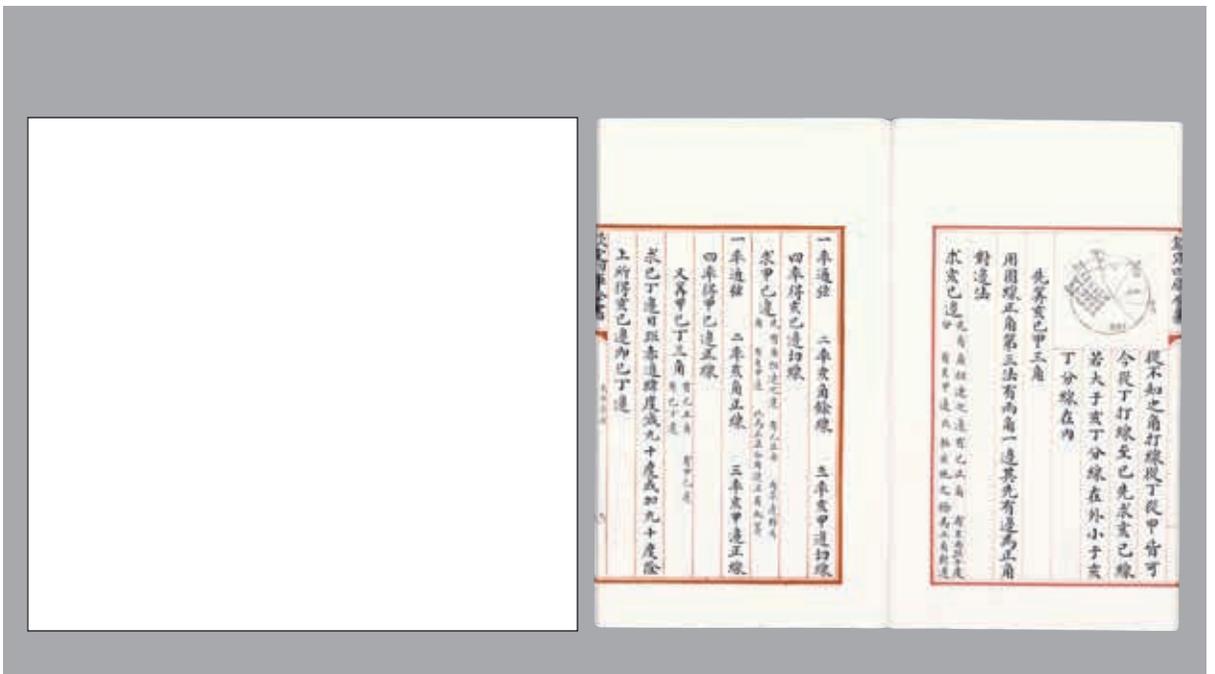


圖17 清 薛鳳祚撰 《天步真原》
 左：清乾隆內府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善本書號：12959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右：清宣統九年補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7634



圖18 清 薛鳳祚撰《天學會通》 清宣統九年補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7635

形戳印，一為藍色「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圖書之章」，一為紅色「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部圖書之章」，中間標示日期皆為「1956.7.1」。

（圖19）他們是如何入藏北圖？且留待該館同仁接力探求、細說分明。當然，更希望日後還能繼續發掘出其他檔案文獻甚或那些遺落在外的文淵閣原書，讓史料、文物現身說法，娓娓細訴這百餘年間，他們離開文淵閣、懋勤殿、紫禁城後，究竟還到過哪些地方？又各自遭遇怎樣的流轉故事？

結語

源自於纂修背景與流傳脈絡造成的「不全」，儘管讓文淵閣《四庫全書》確實不若人們素來認知的「惟一僅存完備精繕」那般美好，但畢竟無論早期的闕漏或後來的遺失，所佔全書比例皆甚屬低微，又在拾遺補闕的過程中，陸續增添新的文獻素材和歷史痕跡，衍伸出耐人尋思的研究討論空間，不啻令這座「書城鉅觀」¹²的內涵愈形豐厚而獨特；當然，藉此機緣發現、證實如今仍有若干別藏海外的文淵閣原閣書，不僅適足補上「小朝廷」點查遺失的小小拼圖，其在歷經世變事遷後猶能妥善保存，進而透過不同形式得以親近利用，更值得慶幸欣慰。

故宮典藏的文淵閣《四庫全書》，晚近歷經數次文物盤點，所得總量皆為6,144函、36,381冊，實已是千錘百鍊、毋庸置疑的定數。藉由本文的粗略介紹，還能更明確地了解這當中其實同時存在著乾隆朝原鈔本共36,066冊（包含失而復得的6冊），嘉慶朝續補書籍300冊，以及民國初年清查後予以補繕的15冊。而在民國七十五年（1986）問世的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收錄了9冊按照文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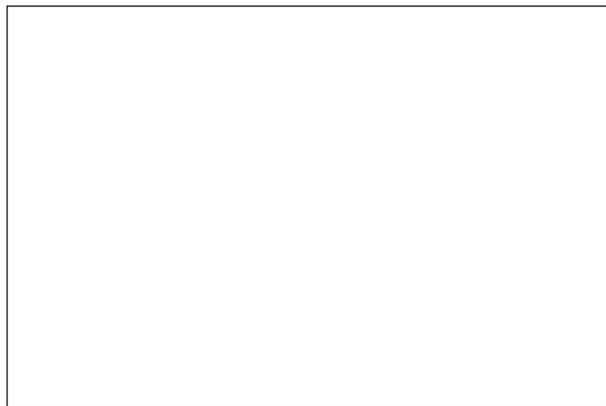


圖19 文淵閣原本《天經或問前集》、《天步真原》後副頁戳印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善本書號：12958、12959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驗原書，當可確證院藏《天經或問》、《天學會通》均為清「宣統九年」內務府根據文淵閣書重鈔的補繕本，而現存北京故宮的二冊才是真正的文淵閣「全書」原鈔本，其歷史意義、文物價值以及在文獻考校上的特殊性與重要性，自不待言。

最後，中國國圖典藏的二冊文淵閣《四庫全書》原本，除了在首、末頁加蓋「北京圖書館藏」朱文方印，後副頁的後半頁還有兩個圓

閣本補鈔的書籍，另外 6 冊《四書大全》則仍舊採用後來尋獲的乾隆朝原鈔本，盡可能維持文物的完整性與原生樣態。如今，回顧當年這項里程碑式的出版壯舉，除了感佩執事人員的嚴謹與專業，也可以更有意識地將八種採用文淵閣書為底本的補繕本和乾、嘉二朝完成的部分區隔開來，在討論相關問題的時候，作出比較準確細緻的陳述。

隨著數位資訊暨出版傳播的蓬勃進展，與《四庫全書》相關各類文獻史料、研究成果正不斷匯聚積澱，也持續開拓新的議題視域。¹³倘若能將院藏文淵閣《四庫全書》專屬或特有的參考素材善加整理校訂，搭配現存考察知見的文淵閣原閣書與補繕本，甚且及於補繕本所

依據的文淵閣原閣書，循其理路，總成一編，無論其成果為出版品或數位資源共享，未嘗不是一份對於研究「四庫」之學的助力或貢獻。假以時日，吾人只需伏身書齋案頭，甚至在彈指之間便能勘書究學，把書言歡；便縱有遺珠在天涯，也不致興生手足離異的諸般悵憾了。

本文所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品圖像，惠承該館馬學良副研究館員協助申請授權，謹致謝忱。刊印前夕，另獲甘肅省古籍保護中心曾雪梅副主任賜告，甘肅省圖書館正在進行文淵閣《四庫全書》數位化工作，準備影印出版。假以時日，本文有關文淵閣書之探討或推測，將可進一步驗證並展開其他研究。附識篇末，並預祝此項文化壯舉順利成功。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註釋：

1. 依據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質郡王永瑤（1744-1790）等奏陳校勘文淵、文源閣全書章程，「凡各員校勘之簽，均由彭元瑞等覆看一過，送交永璣、劉墉、金簡，另派委員登記冊檔，挖改後再行照檔銷簽，並於書前副頁下黏簽註明詳校官恭閱銜名」。詳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下冊，頁 2009。
2. 見（明）胡廣（1370-1418）等奉敕纂，《四書大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內府刊五經四書大全之一），卷首，〈四書集註大全凡例〉，頁 1a。
3.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平：清室善後委員會，1925），第一編，第三冊，〈點查昭仁殿弘德殿及端凝殿情形〉，頁 1；卷 1，〈昭仁殿〉，頁 83。另參考陳仲益，〈文淵閣四庫全書缺本之發見〉，《現代評論》，1 卷 17 期（1925.4），頁 13。
4.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冊 6，頁 356。
5. 詳見陳仲益，〈文淵閣四庫全書缺本發見續記〉，《現代評論》，2 卷 27 期（1925.6），頁 15。
6.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2006，據清乾隆《四庫全書》朱格抄本影印），冊 398，〈子部·天文算法〉。
7. 以該館閱覽證號登入網站（<http://www.nlc.cn>）「特色資源」或「中華古籍資源庫」進行檢索，可瀏覽全冊灰階影像。
8. （清）紀昀（1724-1805）等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總目》（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六十年武英殿刊本），卷 106，〈子部十六·天文算法類·推步之屬〉，著錄為「天經或問前集一卷」；（清）紀昀等編，《欽定四庫全書簡目目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內府寫本），卷 11，〈子部六·天文算法類·推步之屬〉著錄為「天經或問前集四卷」。
9. 文淵閣書前提要云：「昔班固作《漢書》〈律歷志〉，言治歷當兼擇專門之齋、明經之儒、精算之士。」今遍檢班志並無此語，館臣當是誤沿明人章潢（1527-1608）《圖書編》以降學者相互援引的成說。
10. 一是第 7 頁小注「赤道餘度大時分減正會」，補繕本「減」誤作「加」；一是第 10 頁圖說之「鈍角」，補繕本「角」誤作「用」。又，補繕本之「寧」字缺末筆（書前提要卻不缺筆），係避道光帝旻寧（1782-1850）諱。
11. 李士娟，〈故宮圖書館《四庫全書》存本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0 卷 6 期（2016.11），頁 26-28。
12. （清）高宗弘曆（1711-1799）撰，《御製詩五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卷 37，〈題文淵閣〉題解云：「閣建文華殿後，貯《四庫全書》第一部，縹緗插架，實為書城鉅觀。每歲仲春經筵畢，於此賜茶，遂成例事云。」頁 4b。
13. 可參考馮小飛，〈材料與議題：四庫學研究的思考〉，《清史研究》，2020 年第 4 期，頁 112-124。

院藏善本古籍選粹

Gem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s Collection of Rare and
Antiquarian Books

林森
文公
年春王
天正
我君

影
諸
大業
教
藏
法

第一展覽區104陳列室
Exhibition Area Gallery104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